

十三万四千大陆民众控告江泽民 尽显天意民心

从 2015 年 5 月底到上周 8 月 6 日为止，已超过十三万四千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起诉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就江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追查。

邮政人员的支持

中国大陆从五月下旬掀起了“起诉江泽民”大潮，大陆民众通过各地邮政系统将一封封对江泽民的控告状送到北京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一位四川法轮功学员问邮政人员：“你们领导说说不给办控告江泽民的快递信？”他们说：“没说不办。你们的事上面都知道了。看来要给你们解决了，你们都来寄吧。就是应该告江泽民那个大坏蛋，他坏透了！”

广东邮政局系统的职工普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正义行动，对控江的学员给



八月一日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国城游行，声援诉江潮

予热情协助。他们表示，希望把江泽民送上法庭。有的说：江泽民太坏了，恶事干尽，把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糟蹋了，又极端腐败。

诉江潮鼓舞中国游客退党

欧洲正值旅游旺季，大陆游客非常多。在景点协助大陆游客“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法轮功学员告诉大陆游客，控告江泽民已经在全世界形成“诉江大潮”时，游客高兴地说：“没想到形势发展这么快，这天说变就变！”有游客说：“江泽民都完了，还怕什么？我现在就退！”当他们得知“两高”已经接收了控告状的消息后，游客说：“告得好！”“大快人心，该放鞭炮！”

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

法国大律师威廉·布赫冬近日表示，国际社会合作在中国以外起诉江泽民是完全可行的；他本人十分愿意接手此类案件，并做好了与各国律师合作的准备。

8 月 1 日，澳洲悉尼举办了“全球控江研讨会”，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哲学博士凌晓辉先生引用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危害人类罪”的定义，把江泽民对法轮功所犯罪行定为“危害人类罪”。他表示：这一条就足以将其送上绞刑架。

7 月 30 日，新西兰世袭毛利酋长亚马托·阿卡若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大恶极！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将他绳之以法！我的族人中也有不少家庭炼法轮功。多年以来，我一直把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视为自己的家人。”◇

欧议员联名致信中国最高检察院 敦促起诉江泽民

【明慧网】三名欧洲议员近日联名致信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敦促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2015 年 7 月 20 日，欧洲议会议员科妮莉亚·恩斯特博士（左）、克劳斯·布赫纳教授（中）和麦荷雅·顾勒嫩女士（右）联名致信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敦促他和中国当局依照中国国内法和国际刑事法，以大量的由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个人发起的刑事控告状为依据，立即公开刑事起诉江泽民。

三位欧洲议员在联署信中强烈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和国家性



系统性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指出这是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威胁着世界和平、安全和福祉。

议员们在联署中表示，他们意识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滔天罪行，正在败坏着中华民族的信誉和国

际地位。

他们还援引《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的序言部分，强调各国负有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强调这一国际罪行包括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此来呼吁国际社会为法办江泽民而付出努力。◇

北京市 2677 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据明慧网统计，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以来，北京市共 2677 人（2260 个案例）向最高检察院、法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其中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五日一周内，北京市共 400 人（357 个案例）控告江泽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疯狂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对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政策，给无数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

从五月底到八月六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逾 13 万 4 千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这些法轮功学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却被绑架、抄家、劳教、判刑，在非法关押中，被电击、遭受各种酷刑等迫害。北京宣武区 75 岁的蒋秀珍控告说：“我三妹只因信仰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就遭到迫害：六次被非法抓捕；一次被劳教，一次被判刑三年；家里经营的小饭店被迫关闭、经营中被断水一年之久；抓走人还往屋里灌水、淹了所有家具……”“这些年来我的五位亲人相继离世。”

北京市朝阳区 52 岁的庞有控告说：“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被非法判刑八年送至前卫监狱，遭指导员梁凯深夜电击，全体犯人在看完新闻联播后对我进行打骂侮辱，并强迫我戴手铐脚镣在操场跑步训练，跑不动就让包夹人员对我强行拖拽，致使双腿脚腕



酷刑演示：老虎凳

部血流满地。夜间也不解除手铐脚镣，并且手铐脚镣中间用五十公分长的铁链连接，使我只能蜷缩着身体，不能直腰，苦不堪言。二零零二年前卫监狱合并到前进监狱，为了让我放弃信仰，将我放到小屋，每天坐三十公分高的小凳子十多个小时进行体罚，并不准许动；晚上还不让睡觉；在指导员彭广霞、刘忠山、武姓警官的授意下，同监区犯人给我‘穿紧身衣（铁衣）’酷刑，使我一动都不能动，只能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二零零九年六月前进监狱陈俊又命令包夹人员体罚我坐塑料小板凳，限制行动，一动就遭到包夹人员打骂，每天一个姿势坐小板凳长达十六小时，大小便都在屋里，并每天戴手铐脚镣，强行走到医务室灌食长达九天。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六日，在陕西宜川看守所又遭同监区刑事犯多次殴打，报警后，邓、陈姓管教不但不制止，还公开纵容，并上‘老虎凳’进行酷刑，多次将我打昏……”

北京市丰台区席照文女士控告说：“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丈夫被绑架到芳城派出所，我知道后到派出所要人，他们绑架并对我进行非法审讯，凌晨四、五点钟又把我们绑架到丰台看守所。我绝食抵制对我的迫害，十三天后我被绑架去清河医院，对我进行鼻饲灌食迫害，那是一种非人的折磨，揪住头发几个人一起灌，弄的脸上、脖子上都是，呛的我出不来气，胸腔憋气，咳嗽，后来咳出血块才好些。手脚被锁在床上半个月，不让上卫生间，床上拉尿，三十多岁的我一下就被迫害的头发花白，身体虚弱。三月末又把我绑架到呼市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北京市延庆县农妇刘栓计控告说：“仅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一年，数次被镇政

府、派出所人员闯入家中骚扰、恐吓，不管是白天，还是深更半夜。那时至少有三次以上给弄到镇政府和派出所罚站、洗脑，逼迫写保证书，在太阳下暴晒，累计起来好几个月。……直到今天，我们一直生活在迫害当中，每到所谓的‘敏感日’他们以各种形式骚扰，通过电话监控，背地里进行监视。”“由于镇里的干部、派出所警察经常去家里骚扰，把家人吓坏了，婆婆的脑血栓也犯了，这一病就是十四年，我无法上班……”

北京市通州区杨少成控告说：“二零零一年六月八日，我去住在通州觅子店的张勇家串门，下午二点钟左右，廊坊市公安局国保处的人把我们一起抓走。到了廊坊市局，他们给我们都戴上手铐、脚链，再把我弄到大铁椅子上，两只手各铐在椅子背上。前面铁板用铁锁锁上，下面脚链子从椅子腿内穿过。然后他们几个人就把我这个大椅子从楼道推进了一间屋里……这个国保处长，人长得挺瘦，可拳头倒挺硬的，他用拳头打我的胸部，打了一会儿，那处长身上都出了一身大汗，他可能累了。就又上来一个，用手打我的脸部，打得我晕头转向，他也打累了，我也晕了，他们看到我晕过去了，就用桌子上的矿泉水，把瓶盖打开，用瓶水往我头上、脸上倒水，倒了几瓶水后，他们就等了一会儿，看我醒了，就开始用长方形高压电块电我。电块两极啪啪发出强烈的蓝光，声音很响往我身上身下电，电的我就像两根大针穿透了一样，难受至极。他们不是一个人电，电的我都能带着大铁椅子动，他们真是惨无人道。这就是在江泽民淫威指使下的公安局国保处的血腥迫害，刑讯逼供。”◇

原军队干部：我为什么坚持修炼法轮功



历史图片：1999 年迫害前，长春一法轮功炼功点集体晨炼场景

我原是军队的一名中级领导干部，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免职，提前退休。在常人（普通人）看来我失去很多。我的一位领导就劝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法轮大法也不缺你一个，何必呢！还有一位领导说：不抽烟，不喝酒，不进舞厅，不收红包，你活着为了啥？常人真的不理解修炼人。

《西游记》中说：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求。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我知道了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面对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社会，我的心里象明镜一样不迷不惑；我有伟大的师父在带着，我生活得很充实，我的思想和身体一直在向好的方面变化，我亲身体会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殊胜。

我对法轮大法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修炼前长期受中共洗脑，为了名利情而争斗，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很糟糕，我在 37 岁那年得了哮喘病，用了各种办法都根治不了。

有一天，我在附近公园里看到了法轮功炼功点，辅导员简单介绍了一下法轮功的情况，那几天，我感到非常强烈的能量流从头顶灌到脚底，非常舒服的、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后来，我买了《中国法轮功》这本书，看了几页，这种感觉更强烈了。我想，这个功这么好，我一定要学。

后来我参加了李洪志师父亲自办的学习班，听到了前半生从未听说的高深道理，知道了从此以后如何做人，知道了人生真正目的是返本归

真，我的世界观改变了。

修炼初期，我经历了师父不断给我净化身体的神奇过程，最强烈的一次在 1997 年。有一天，哮喘突然发作了，整个身体不能动，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不能躺卧，感觉肺成了铁板一样，肚子里觉得充满了水，心脏也很难受。刚开始发作时，脑子里有了一念：40 天。我清楚知道这是净化身体的过程，心里一点也不害怕。虽然难受，可是精神很好。到第 40 天，觉得一下舒服了，从未有过的感觉，没有大病一场后慢慢恢复的过程。从此无病一身轻，这是千金万银也换不来的。

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造谣说，法轮功不让人吃药不让住医院。其实师父从未讲过不让吃药，只是讲了净化身体和吃药的关系问题。作为常人，有病吃药住医院，理所当然（也有许多常人坚持不吃药）。作为修炼人，师父首先要给净化身体，把造成

有病的根本原因给拿掉了，但是那个病的场要通过身体发出来，才能达到净化的目的，吃药就是把病的场又压进身体里去了，到一定时候还会返出来，或者转移到其它部位。净化身体是修炼人必须走的一步。

修炼人必须去掉利益心。我在退休之前经常出差，那时形成了一个惯例，接待单位都送红包，大家都收觉得很正常，谁要不收反而不正常。作为修炼人不能得这不义之财。对红包，我尽量不收，实在推托不了的都上交单位，几年上交了两万多元。在上世纪 90 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家人都说我傻。人心变了，做好人都难，在一个变异的社会，你不同流合污就成了另类。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一位中级领导知道我修炼法轮功，他亲口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好人，不像其他人那样。后来这位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中级领导得了福报，当了将军。◇

三言两语：“没了中共，中国怎么办？”

【明慧网】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中共与中国的关系，就是恶性肿瘤跟人的关系一样。它的替代词就是：“没了癌细胞，人可怎么办？”

没了癌细胞，人体的好细胞就不会再被吞噬了，也不用再跟癌细胞作战了。中国人被中共弄得够惨了，没了中共，中国就健康了。谁



要担心癌细胞消失后，不知自己该怎么办？那就是被中共弄傻了。